

# 病床上的妈还在遥控爸的生活

1

母子之间

今天是妈住院的第一个晚上，病因是急性脊髓性白血病。

中午检查报告出炉时，医生大踏步走到病床前，对着正坐在我妈脚边的我宣布这个噩耗。医生说病因的瞬间，我发现病房只有妈、我、弟弟，我顿时成了最高指挥，但我无法承受。“等一下，我叫我哥过来听！”妈病倒后，哥便是家里的支柱。多亏他大学念的是药理学，硕士念的是生药，博士则攻癌症治疗。好不容易找到了哥，冷静地告诉他我们原先祈祷的“仅仅是严重贫血、积劳成疾”的想法终究幻灭，然后在大厅拦住医生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。

医生人很好，什么都不直说。医生说完转身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露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表情，对我说：“怎么办？”

回到病房，哥老实跟我妈说明了病情，毕竟妈妈年轻时是护理人员，什么都瞒不了她，今早在等候位上翻着刚买的临床医学诊断分析，精明得很。三个兄弟看着妈。

“都不可以哭。”妈说。我蹲在妈的膝盖上，偷偷抠掉眼泪。“当然不可以哭，现在发现得早，绝对可以撑过去。”哥鼓励大家，弟附和。

“妈，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人，真的不能没有你。”我握紧妈的手：“在网上我是公认的最臭的小说家，自信得得乱七八糟，所以你一定也要有自信可以撑过化疗。”“知道了，那个是遗传。”妈勉力笑道。之后，每个人都轮流到医院外的电视区偷哭，然后分配接下来的工作。

身为一个自由作家跟延毕硕士生，我决定从板桥租屋处搬回彰化，黏在妈妈身边写小说。哥则缓下研究室的步调，疯狂来回于台北与彰化之间。老三是忙碌的研二，只能嘱咐他排除所有不必要的外务，多回彰化陪妈。

大家擦掉眼泪，振奋精神，回到病床旁跟妈谈笑。趁着哥跟弟跟未来大嫂坐镇，我决定坐计程车回家补牙，补完了牙，去了理发店。一坐下，就开始回想关于妈的一切。

妈喜欢紫色，却很少真的买紫色的东西。妈喜欢梦想买新房子。这个梦想我们在上星期刚刚实现，我们跟银行贷了近乎全额的屋款，即将在下星期我妈生日当天搬进去。妈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。包括狗，包括女孩子。

家里的浴室与厨房只隔了一道垂布，有幸来过我们家洗澡的朋友都觉得很不自在，觉得隐私会随冲澡声泄露出去。但就因为如此，我们三个兄弟从小就喜欢隔着这块布，一边洗澡，一边跟正在烧菜的妈说话。

我很喜欢在洗澡时跟妈说“我决定将来娶谁当老婆”或是“我好像快把谁谁谁追到手”这类的话。从小学到大学，我信誓旦旦的女主角换个不停，但那块帘布只换过一次。“你这个年纪不要想太多！把书念好就对了！”妈总是这么回应。

晚上9点半。病房只剩下我一个人陪妈。“呵呵，你现在应该最紧张了。”我打开iBook(手机阅读器)，靠着墙，坐在伴床上。“为什么？”妈好奇道。“因为剩下的是最没用的一个儿子。”我自嘲。在日常生活上我各方面都很邋遢，这是事实。

“不会啦，你有时候非常细心。”我敲着故事，一边跟妈聊我在网络上抓到许多关于白血病的消息。“妈，我发现急性比慢性的还好治疗耶，又幸好不是淋巴性而是骨髓性，第一年的存活率有60%，你一定可以撑过去。”我提醒妈。“我会啦。”妈说，一只手指放在额头上，像是遮挡多余的日光灯。这个姿势是妈的招牌动作，我总觉得这个姿势隐隐

含着痛苦的成分。

“妈，我再说一次，你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，我们生命的意义都是为了你。”我说。“知道了。”妈的眼睛闭了起来。虽然我家跟大多数传统家庭一样，并不习惯把爱挂在嘴边，但有些时刻的感动并不能通过心灵交会达到。我不懂为什么要白白错过这些感动。

妈躺在床上，不时注意血浆滴落的速度。她正在展现专业的护理判断，然后唤来护士。果不其然，血浆快用完了。我看着身子小小的妈，她又渐渐睡了。

几个小时，弟弟说了一句很混蛋的话：“妈，你这辈子都没睡过一次好觉，就趁现在好好休息吧。”当时我很想叫他闭嘴，虽然这是一个很辛酸的事实。

弟来了，我交棒。今天他睡医院陪妈，明天他回台北，换最糟糕的我上阵。而明天，是妈第一次化疗。我很恐慌明天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惨况。刚刚抵达台北的哥刚打电话给我，说他恨不得有好几个兄弟可以一起帮助照顾妈。

现在是下午2点35分，妈进医院第二天。上午我来接替弟弟，带来妈擦澡用的水桶。许多亲戚都来了。我看着妈一直跟亲戚讲解自己的病情，再三强调自己的心理准备，逐一安慰来探的亲人。亲戚潮来潮去，现在又只剩我一个人了。

下午妈接到爸的电话，又开始指点爸家中物品摆设的地点，还有一些药品在架上的位置，可以轻易想象爸在电话那头找得茫然的表情。爸是个很依赖妈的男人。所以爸不会煮饭洗碗，不会洗衣烫衣，不会清理打扫，半夜腰酸背痛时要妈捶打按摩，睡前常开口要吃的。标准的、上一代的幸福台湾男人。我们家没有钱，一屁股债扛了二十多年总

还不完，但爸过得很好，因为有妈为他打点勉强收支平衡的账，去年甚至买了一辆新休旅车。

“你晚上饭前饭后的药吃了没？姜母茶粉就放在我们泡咖啡的那个玻璃柜后面一点。”妈在病床上，还是遥控爸的生活。

除了在生活，爸对妈的依赖还有药局的生意。家里开的是药局，妈帮忙打点药局生意的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。

妈很用功，经常看见她抱着一本超级厚重的药品全书翻查资料，靠以前当护士的专业知识不断补充最新的药品用途，还会叫我到网络上帮她找几个关键词是什么意思。即使年纪大了，戴上老花眼镜，也还是一如往常。

护士拿来许多关于化学治疗的宣传小册，里头是化疗后的副作用，如呕吐、晕眩、掉发、掉齿等，以及如果化学药剂渗入血管等“很合乎逻辑”的疏失。总之，内容充满恐吓。妈坐了起来，跟我一起看，我看到里面提到喝柠檬水或含姜片，有助于排除接下来的呕吐感，于是赶紧打电话叫爸晚点送来。

“不要怕啦。”妈很在意我很害怕，因为我什么情绪都无法藏住。“可是我真的很怕痛，一想到你做化疗的时候只有我在这里，我就很慌。”我说，不断揉着妈的脚掌。然后妈反过来不断开导我，我真不愧是最差劲的看护。

在想象里，癌症病人接受化疗后吐得一塌糊涂、痛得哭天抢地的画面，我是无法独自承受的。护士过来为妈打了镇定剂跟防晕剂，然后设定机器，开始注入24小时的化学药剂，明天或后天可能要在妈的锁骨附近埋一条人工血管，方便日后施放药剂。镇定剂发挥效果，妈开始觉得有些朦胧。



九把刀 著  
现代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全书以九把刀陪伴母亲治病为主线，记录自2004年母亲被确诊为血癌后，在陪伴母亲战胜病魔的过程中，作者对亲情、对人生的感悟。当他得知母亲的治疗费用异常庞大的时候，毅然决然地和出版社达成协议：“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我每写一本书，你下个月就出版，然后立刻给我一张当天就可以换到现金的支票。”从此，他一边陪妈妈，一边坚持每天写作5000到8000字，14个月下来连续出了14本书，而第14本书，就是《妈，亲一下》。



魏风华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历史一旦被总结，就会被扭曲；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，才能看到真相！本书以细腻的笔法，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行为，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，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、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、淞沪会战、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，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。

## 上期回顾

南苑战事，无疑成为事变后最惨烈之一役，第29军在此战中死伤超过5000人。打到最后，在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开阔地，两位将军阵亡，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战死，普通士兵牺牲者更多。

# “胜也罢，败也罢，就是不要同它讲和！” 10

纪实文学

在北平南苑遭受日军最猛烈的攻击时，庐山谈话会第二期开幕，参加第二期谈话会的主要是一些学界名流。第一期谈话会的人，有的下山了，有的还留在庐山。汪精卫、胡适、张伯苓、蒋梦麟等人还没走，继续参加第二期谈话会（按计划，举行三次谈话会，但因形势紧迫，第三次没举行）。

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，浙江海宁人）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。现在，说起抗战，很多人都在谈蒋百里，因为他最先提到“持久战”。喜欢锦上添花是我们的毛病，所以在推崇蒋的文章里，不惜凭空杜撰，最有代表性的是，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，成绩优秀，跟其他中国留学生力压同期的松井石根、真崎甚三郎、荒木贞夫、本庄繁等人，夺了天皇所赐军刀，后来日本人觉得没面子，于是作弊把真崎等人往前塞，就这样越说越没边。

松井石根、真崎甚三郎、荒木贞夫、本庄繁是第几期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，毕业年份是1897年。这一年蒋百里多大岁数呢？15岁（1882年出生），还在中国呆着呢。至于夺天皇所赐军刀什么的，更不靠谱，因为天皇只赐给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军刀（前6名，所谓军刀组）。锦上添花不是这样添的。蒋百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说得对，但远不是野史疯传的，而是第17期。这一期日本那边最有名的是东条英机。

1933年，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，转了一圈后，他就预言：未来几年内，中日间必有大战！回国后，他多次提醒蒋介石应该开始备战，随后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与国防计划的制订。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，蒋百里提出“持久抵抗”的战略（唯有长期抗战，才能把日本

拖垮），认为中国肯定是有办法的。蒋百里又依据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多年来对日本民族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和军事的观察，写成了《日本人：一个外国人的研究》。文章结尾处，将军这样写道：“胜也罢，败也罢，就是不要同它讲和！”

在全国高级将领会议上，四川的刘湘、山西的阎锡山、山东的韩复榘、云南的龙云、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等人都来了，南京这边何应钦、程潜、陈诚、顾祝同等人悉数到场。中共代表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也在座中。从来都没有这样齐过！

冯玉祥照样喊打，他也只能喊打，别的也拿不出什么。龙云就不同了，他说：云南可出兵20万人。话音刚落，刘湘站起身，说：战端一开，四川可出兵30万，壮丁500万，粮食千万石！也有人提出疑问：今年开战，于我多有不和。若有希望，当在保障华北主权的情况下力争和平，等2年后军备初成再战不迟。

在一边列席会议的戴笠站起来，他先对蒋介石说：委员长……蒋介石一摆手：雨衣（戴笠的字）可以讲。戴笠说：猪肥了，等的是过年挨刀。所以，等，是等不来和平的！

1937年7月的最后一天，蒋介石在南京发表《告抗战全体将士书》，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开始：“面对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倭寇，决定以武力解决之……如有擅自退却者，必以汉奸论罪，必杀不赦。”在结尾，蒋说道：“将士们！现在时机到了，我们要大家齐心，努力杀贼，有进无退，来驱逐万恶的倭寇，复兴我们的民族！”对中国来说没什么疑问了，全面抗战是唯一的通途；对日本来说，攻下平津后，下一步怎么打是一个问题。

南口第一个跳进我们的视野。红蓝两个箭头不约而同地指向这里，然后猛地碰撞，落了一地弹片。

南口是长城居庸关线的隘口，在北平西北方向45公里处，是燕山与太行山交会处，平绥铁路由此入山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南口失，察哈尔失，山西和绥远门户洞开。

七七事变后，一个月里，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了33次军事会议，调到南口布防的是中央军第13军，军长是汤恩伯。1937年8月初进入南口后，汤恩伯立即派人抢占两侧高地，他把总指挥部设在河北怀涿。

这是汤恩伯毁誉参半的抗战生涯的起点。平津陷落后，中日间第一场大战落在了小汤肩上。在南口正面布防的主力，是第13军第89师罗芳珪（黄埔军校4期，湖南衡东人）团。罗团长8月初率军进入南口后，立即占领龙虎台、火车站、南口镇三处要地。他在火车站、南口镇放了少数兵力，主力布置在龙虎台一线。很快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就压过来了，在小股部队袭击了火车站后，随即猛攻南口镇和龙虎台。

在龙虎台主阵地，罗芳珪下令：无论日军炮火怎么猛烈，都不准全力还击，他把所有机枪都放到了阵地两翼，中间拉出空当，让两个排在那里零星还击，更多的士兵都在工事后闷着头，脑袋上蒙了一层又一层尘土。日军打了一阵，见对面火力微弱，就大了胆子，放过来两个中队。日军近了，又近了。进入中国守军阵地百米之内时，罗芳珪一声令下，阵地两翼的捷克式机枪组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，同时开火，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日军，十分钟内，日军的这两个中队就全部报销了。

4个小时后，中国阵地不失。这时候，日军30多辆坦克已经气喘吁吁地赶到。日军再次发起猛攻，到8月13日，罗芳珪团伤亡开始增大。当年日军的坦克，尤其是轻型坦克，有点像超级玩具，不但样子卡通，而且

装甲不厚，炮火也一般。但由于不少中国士兵没见过坦克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。对付坦克，办法也简单：炸履带。

罗芳珪叫士兵2人一组，匍匐着摸过去12名，每个人都揣着手枪，胳膊下夹着集束手榴弹。靠近坦克后，把手榴弹塞向坦克下面，然后迅速滚向一边。随着连续的爆炸声，有4辆坦克瘫了。但在随后的战斗中，罗芳珪肩膀和胸部中弹，负了重伤，到26日全团官兵已经战死1000余人。

罗芳珪团浴血南口时，其他阵地上的第13军守军也与日军陷入了激烈的战斗。到8月16日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不得不调板垣第5师团加入对南口的围攻。

张家口那边，东条英机也惦记着露一手。这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。他不是给板垣看，而是给后者军中最好的朋友石原莞尔看。石原其实死也看不上东条，后来石原被逐出陆军中央，下放到关东军当副参谋长，而参谋长正是东条，两个人一直吵架，最后双双被调离关东军。

这里中国守军的前敌总指挥是从第29军师长升任第68军军长的刘汝明（行伍出身，河北献县人）。在去过第29军那批人里，刘虽然干到师长，但却属于不起眼的人物，在打仗这件事上难以出人头地，他的对手东条英机更是如此。石原为什么瞧不起东条，就是因为此人除了有点毅力外，其他没有可以值得称道之处（石原曾嘲讽东条，无论升到什么位置，脑子仍是上等兵）。但在此时的张家口，你还别说，东条还真没费多大劲。因为此时日军正气盛，所以进展得十分顺利，到8月24日已切断平绥铁路，三天后就攻陷了张家口。随后，东条率军沿平绥线两侧进犯，到9月11日，大同、包头、归绥（呼和浩特）等重要城市依次陷落。